

战国名将之 白起

雁翎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生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战必求歼
围歼战术之王
『歼灭战』的创始人





战国名将 之 白起

雁翎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名将之白起/雁翎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1
ISBN 978-7-5125-0253-6

I. ①战… II. ①雁…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9249号

战国名将之白起

作 者	雁 翎
责任编辑	李 璞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8印张 31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53-6
定 价	3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目 录

第 一 章 命运之会.....	1
第 二 章 代地烽火	15
第 三 章 初露锋芒	30
第 四 章 白起论战	42
第 五 章 归 秦	53
第 六 章 赵主父	60
第 七 章 源宏之殇	72
第 八 章 铁血战心	78
第 九 章 王者心,天下志.....	91
第 十 章 双城奇谋	98



第十一章	葬 心	107
第十二章	横扫河内	117
第十三章	合纵风云	125
第十四章	伐 楚	132
第十五章	急袭华阳	147
第十六章	秦宫阴霾	159
第十七章	长平相持	170
第十八章	白起挂帅	179
第十九章	等而围之	187
第二十章	君臣义	206
第二十一章	决战前夜	218
第二十二章	长平决战	235
第二十三章	杀 降	244
第二十四章	乱世悲歌	253
第二十五章	将星陨落	270



第一章 命运之会

公元前306年，秦武王暴毙已经一年，秦国依然深陷于内乱，史称“季君之乱”，国内权贵的注意力都在争立新君这件事上，秦国的北部边疆也因此废弛多时。而且自古秦国防卫的重点又多在函谷关方向，在这里守边的将士似乎已经早被遗忘了。他们抵御着神出鬼没的胡人骑兵的连番侵袭，没有援军又缺少粮饷，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但作为秦国军人的那份荣誉支撑着他们一直坚持着，毕竟秦人在战场之上从不退缩。不过胡人有此良机是绝对不会对秦军手软的，林胡人又来大肆劫掠了，秦国北郡塞的烽火台又一次升起了狼烟。

秦国边将厥次望着此番情形也是无能为力，手中就这一点兵，却要守护漫长的边境线，胡人骑兵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方向过来。如今，粮草更是奇缺，根本无法组织反击。而在他身旁的都尉白轸更是焦急万分，因为他发现，狼烟所起的地方正是榆中方向。

厥次庆幸道：“看来，榆中是要全部落到林胡人手中了。还好，几天前榆中的边民已经尽数迁过来了。”

“可那还有……”白轸的语气已经开始颤抖。

厥次马上意识到榆中最后的要塞土城还有八十多名留守军士，恐怕此时已经凶多吉少了。而带领这些人的百夫长正是白轸的三子白鸢。厥次马上对白轸道：“白轸兄弟，你带二十骑去看下情况吧。”

白轸意识到厥次已经察觉出他担忧儿子的心情，故意让他去的。

“不如就我一个人去吧，快去快回。”显然白轸不希望别人和他一起去冒险。

“你还是带人一起去吧，如果那里还有兄弟活着就带回来，如果已经没





有活口了，你们马上回来。记住，千万不要与胡人接战。”

白轸领命，带二十骑向着榆中而去，途经很远的路程，终于到榆中守军的驻地土城。只见那土城已经大门敞开，里面毫无生气，烽火台的狼烟已消散殆尽，犹如一座死城。

白轸对身边军士下令道：“你们先在外面等候，我进城探查一下，注意保持警戒，如有敌情你们先撤，不要回头，到大营相见。”说完正要策马向前去。

此时，旁边突然有人喊了声：“我去。”一名军士已经快马向土城而去了。

那声音有点稚气，白轸马上认出了是谁，忙喊：“小起！你怎么跟来了。”

可那名军士已经往前远去了。白轸只得对其余的人说：“你们就地警戒！”自己跟着那名军士往土城前去。剩下的军士人不下马围成一圈，弓弩都紧紧握在手上，注视着四周的情况。

白轸在后面追着那名军士道：“小起，慢点，你给我站住！”

那名军士已经在土城外围停了下来，并下了马，因为他已经发现了有秦军的尸体。他下马来搜索着秦军的尸体，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白轸追了上来，对他吼道：“谁让你来的，你知道这里多危险，你大哥、二哥已经阵亡了，你三哥如今也是生死未卜，你如果再有意外，让为父怎么办啊！”话到这里，白轸几乎已经哭了出来。这名军士正是白轸的四子白起，日后秦国的军神。

“父亲，孩儿知错了，但孩儿只剩你们两个亲人了。我是真的担心三哥的安危，更不放心你独自来此处，所以才擅自跟着父亲来了。”白起含泪道。

白轸见事已至此，便拍拍白起的肩膀道：“算了，还是先找你三哥吧。”

两人一起进了土城，四处寻找，看有无幸存的秦军，但他们看到的只有秦军的尸体。白起在土城内寻找，而白轸在城墙上寻找。白起突然听到父亲撕心裂肺的哭喊，他明白自己的三哥白鸢恐怕已经阵亡了，马上跑到城墙之上，只见白轸抱着白鸢的尸体痛不欲生，白鸢的身上插着胡人的数支弓箭，手中还拿着弩，看来是在和胡人对射的过程中战死的。

看着痛苦的父亲，白起安慰道：“父亲，事已至此，不要太过伤心了，看哥的样子，一定是身受箭伤仍然奋勇而战，直至力竭而亡。他没给我们白家丢脸。”



“可他死了，死了啊……”白轸无法从丧子之痛中回复过来，依然在痛哭着。

白起道：“父亲，你曾教诲我们兄弟，身为秦国的男人，若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便只有在战场上战死，这是我们的宿命。对于这样的命运，我们与其哀伤自怨，不如奋起而战，只有铁血的军人才可在秦国昂起头做人。三位兄长都是照你的话做的，他们不愧是白家的男人，没一个是软骨头。”

白起的话似乎刺激到了白轸，白轸叹道：“我年轻时，确是这个念头，我自己也是如此做的，可我现在老了，看到你的几个兄长一个个先我而去，心中难受啊！我现在真的后悔那样教你们，是我把三个孩子带上了这条绝路啊，是我啊！我要如何去向你们早死的母亲交待啊！”白轸此时已近乎癫狂，不停地用手敲打着自己的头。

白起连忙抓住父亲的手道：“父亲，别这样啊，你还有我，还有我啊！我会陪在你身边的，一刻都不离开你。”

白轸慢慢抬起了头，望着白起，深情地抚摸着白起的脸庞道：“小起，现在你是为父的一切，为父不能再让你有任何伤害了。”

然而，此时白起似乎发现了什么，突然间站了起来，寻找着其他秦军将士的尸体，找到一个又找一个，不停地找。白轸跟在后面，不知道白起在干什么：“小起，你怎么了，你要干什么？”

白起停了下来，缓缓说道：“奇怪，为何这些将士尸体上的财物都没有取走。没道理啊，胡人既然打胜了竟然不取财物，这不可能。”白轸听到儿子的疑问，也感到事情有点反常。

白起在自己兄长战死的北城墙上望下去，发现北城外有许多胡人的尸体，由于刚才就是从南门进入，未发现北门外的情况。这时白起对白轸说了声：“父亲，你呆在这里。”自己已经从城墙上跳下去查看那些胡人的尸体了。白起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死去的胡人有一些人身上插的是秦军的弩箭，可还有些人插的箭簇竟然不是秦军的弩箭，倒有点像胡人的弓箭。

还没等细想，白起便听到白轸喊他的声音：“小起，快回来，那边有人！”白起顺着白轸所指的北方，发现有一队胡人骑兵正向他们这里而来。

“小起，带上你哥，快上马。”白轸说完，便跑向南城墙，用身上带的黑布挥舞着向土城外的秦军发信号。城外秦军看到信号马上向秦国北郡塞的方向撤退。白轸下城，将城内两匹马的缰绳弄好。白起则把白鸢的尸体背下了城墙，父子两人将白鸢的尸体绑在了其中一匹战马的马背上，白起



跳上了这匹马，白轸跳上了另一匹马，两人迅速驱马从南城门冲出。

两马刚出南城门，突然，白起的坐骑失足了，白起连同白鸢的尸体都跌落在地上。白轸立刻回转马头，下马扶起白起：“小起，你没事吧？”

“没事，这马受过伤，再经今天这么一折腾，看来是废了。”白起看了看白鸢的尸体道，“我们不能丢下哥。”说着把白鸢的尸体又绑在白轸的马上。

白轸望着白起道：“小起，你先带你哥走。”

“不，你和哥先走，我会想办法回去的。”

“小起，为父已经如此年纪了，却已有三个儿子离我而去了，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明白吗，小起？我会有办法回来的。”

“不，父亲。如果我今天真的撇下你而苟且偷生，那我算什么混账东西？哪还有脸活在这世上？自己还有什么资格做白家的男人？我绝对不会输给三位兄长的！”

“你……哎！”此时白轸对自己的儿子也是无可奈何。

白起这时向白轸战马的屁股上狠命地抽了一鞭子。马驮着白鸢的尸体向南边跑去，由于是军马，它们会依习惯回到军营。

“小起，你这是……”

“父亲，既然我们谁都不愿抛下对方，不如我们一起留下来面对这场劫难，如果真要面对死亡，就让我们两个一起去面对。”

白轸有点儿哽咽，一把抱住白起道：“小起，我的好儿子！……好！是福是祸让我们父子一起面对吧。”说着，两人一起进入土城之内，并用死者之血擦在自己的衣甲和脸上，躺在了城内的尸体中。

此时，那队胡人骑兵已经靠近土城，人数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们这队兵马的军旗上却绣着一个“赵”字。不错，这正是赵国的兵马，赵雍发布“胡服骑射”令已经有数年光景，赵国骑兵已经拥有不小的规模了，其战力绝不低于胡人。这队兵马中，为首一名大将，年纪三十多岁，身穿兽皮军甲，脸上蓄有少许胡须，英气逼人，特别是他的眼神让人不敢正视，充满了霸气，此人正是赵国的国君赵雍。他身旁的两位二十出头的小将，正是他在军中挖掘的良才赵奢和卢源宏。此外还有一位比白起年纪稍长的少年将军正是赵雍的太子赵章。行军中有斥候快马向赵雍报告：“禀大王，林胡兵马已被完全击溃，林胡王已经北逃。”

赵雍点头道：“好，这下榆中已完全在我掌控之中了。”

旁边的卢源宏却道：“秦国正处内乱，我们乘此时机取了榆中，似乎有



失道义。”

赵雍冷冷一笑：“哼，妇人之仁，在这个世道有什么道义可讲。当年我年少即位时，五国军队乘机来进犯我赵国，那时他们跟我讲过什么道义？秦人尚武，战场上他们永远面对敌人而死，如此对手乃是我赵国大患，我一定要抓住一切时机削弱它。”

赵奢道：“以秦人的品性，只有吞东西进口的时候，从不肯吃亏。我们逼他们太急，或许反而会激起他们斗志。就算他们现在有内乱，真打起来我们未必占便宜。而且，秦国有内乱，我们也有隐患，我们按源宏之策改制虽已见成效，但与秦国相比国力仍相差不小。胡人之患未平，还有中山国楔在我赵国之中，使我赵国不能南北贯通，国力得不到有效集中，这才是我赵国的心腹大患。当务之急，我倒认为是要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断绝中山国的外援，好让我们赵国集中精力彻底收取中山国。”

赵雍道：“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燕国方面我助姬婴即位为王，应该已经没有问题。关键与强秦相处，如果我们一味示弱未必能与之和平相处。此番我夺取榆中也是有意在向秦国示威，同时我也想用对付燕国的方式来稳住秦国，恩威并施，使我们一直处于上风。”

赵奢猛然醒悟：“大王是要立秦王？”

赵雍回答道：“不错。我们现在与燕国关系很好，燕国其实也想和秦国建立友好邦交。只要我们把身处燕国的秦国质子护送回秦国，立他做秦王。那么新的秦王必定感恩于我们赵国，秦国这边就可以稳住了。现在我们示弱，赵国说的话才有分量，这才有利于我们拥立新的秦王。”

赵奢笑道：“原来，大王心里早已经盘算好了。”

赵雍微微地笑了。突然，他向身后的赵章喊道：“章儿，把我赵国的军旗插到对面的土城之上！”

“儿臣领命！”赵章随即手持一面赵字军旗向土城策马飞奔。旋即，赵章进入土城，飞奔上了北城墙，将赵国军旗狠狠插在上面，同时把秦国的军旗取下扔下了城墙。

就当秦国军旗落地之时，突然有一人接住了军旗，并将旗牢牢插在地上，那人还喊道：“你们赵国人休想在我秦国耀武扬威！”说话之人正是十四岁的白起。

白轸看到儿子竟不顾隐藏而现身，吓得心胆俱裂：“小起，你疯了！”

白起反过来道：“父亲，你看连赵国人都敢在秦地如此猖狂，我们身为秦国子孙如果再忍气吞声，如何面对秦人先祖！”





白轸被白起的反问震撼了，没想到自己儿子虽然只有十四岁，但骨子里那股秦人热血已表露无遗，正是白轸年轻时的翻版。

城墙上的赵章被白起的挑衅激怒了，拔出了自己的佩剑，从城墙上跳下砍向白起。白起毫不示弱，也拔出自己的剑格挡住了赵章的一击。而此时，白轸不容白起有失，连忙上来助战。可白起却挥手道：“父亲别过来，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争斗，你别插手。”

赵章看到白起比自己年少，竟还如此轻视自己，只感觉到怒火中烧，连番使出杀招向白起攻来。白起却也不避，硬是与赵章对攻，很快两人身上都已挂彩。

赵雍一队人见有情况，马上赶到，将三人围在核心，却也没有插手的意思。赵雍似乎想借此机会多磨练赵章的临阵经验。赵章与白起交手几十回合后竟然露出败相，被白起逼得退到了一边。

赵雍道：“章儿，你败了，快退下。”

赵章见自己在父亲面前丢丑，顿时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不顾父亲劝告，起身再战白起。白起毫不留情，几个回合下来大占优势，一剑横扫向赵章的头颅。

眼看赵章脑袋快要搬家之时，一件硬物击中白起之剑，白起的剑应声脱手。细看下，竟然是一枝箭头。救赵章之人手法之快，根本让人无法看清过程。

然而赵章不但不谢，反而大发雷霆道：“卢源宏，谁让你多管闲事！”

赵雍见赵章这番表现，呵斥道：“住口！你败了不说，还如此对你卢大哥。如果不是他，你早已经人头落地了！”

赵章见父亲发怒，连忙退下。而赵雍却策马慢慢向白起而来。赵雍那股王者霸气使他不怒而威，白起也为他的气势所震慑，身子好像被什么东西锁住似的，呆呆地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白轸见状，马上去夺下白起手中之剑，和自己的剑一起扔在了一旁，独自向赵雍走来道：“这位将军，我儿只有十四岁，冒犯之处还请见谅，如有得罪，我愿一力承担。”

赵雍轻蔑地看了白轸一眼，道：“饶过他？……也可以，都说你们秦人宁愿赴死也不向敌人乞求。我倒想看看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肯跪下求我，我可以放过他。”

白起见赵雍如此羞辱他们，愤怒道：“做梦！我们堂堂秦人岂能向你们赵人下跪！”



白轸现在心里想的其实和白起说的一样，但他想到自己就这一根独苗了，心又软了下来，内心深处痛苦挣扎着。最后，白轸还是向着赵雍跪了下来，行礼道：“请这位将军放过我儿性命，我任由将军处置。”

白起见状大喊道：“父亲，站起来！起儿不惧死，你站起来啊！”

白轸听到儿子的呼喊，心如刀绞，羞愧难当，但为了儿子的性命，他只有忍下，眼泪也忍不住流了出来。

赵雍满意地大笑：“看来秦人也不过如此，刀架在脖子上，一样软蛋。哈哈哈……”

此时的白起已经愤怒到极点，以前从没看到过有人如此羞辱过自己的父亲，羞辱过他们秦人。白起竟在这个时候狂笑起来：“哈哈哈……真是好笑！”

“哦，有什么好笑的？”赵雍好奇地问道。

白起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面对着赵雍的慑人霸气竟然毫无惧色，鼓足勇气道：“我笑你！我笑你如此羞辱我们秦人，只不过是為了掩饰你内心深处就连你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对我们秦人那深深的恐惧！我说的对不对？啊哈哈……”

赵雍被白起的话所震慑，他竟然被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看透了内心，将自己外表的尊严全部撕碎，只留下他隐藏于心的那份对秦人的怯意。此时的赵雍目露凶光，透出一股杀意。

白轸看到后，马上感到情况不妙，连忙起身想拦住赵雍。可赵雍已经驱动他的烈马将白轸撞倒在一边，向白起狂奔而来。

白起见状，已经感到自己的生命或许就要在此时终结了。但他从小便受到秦人精神的熏陶，让他在死前也绝不弯下自己的脊梁。

赵雍骑马来到了白起身前，战马的前蹄高高提起，手中的战刀高举。这似乎足可以把眼前这个十四岁的少年轻易杀死。

此时的白起让人感觉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少年，他坦然面对这一切，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直瞪向赵雍：“来啊！让你等看看何为秦人！”

白起的刚毅却还是无法阻挡赵雍那锋利的战刀，那柄战刀重重地向着白起的头颅砍下。

撞倒在地的白轸，伸长了手，但他已经不可能阻止这一切，他最后的一个儿子也即将惨遭屠戮，此时的他只能发出绝望的呼喊：“不——”那声音就如同草原上孤狼的哀号。



赵雍的战刀在砍下的一瞬间突然在白起的前额处停下了，但锋利的刀刃还是伤到了白起的前额，鲜血从伤口处流了下来。白起仍然保持着慷慨赴死的样子，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

白轸则僵在那里，过了好久才缓过气来，当确定自己的儿子还没有被杀死时，无力地瘫跪在地上。

赵雍会心地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了对白起的欣赏：“好，很好，小小年纪胆色过人，宁折不弯，我赵雍深深佩服小兄弟！”说话间，赵雍在马上微微地向白起低了下头以示敬意。

白轸听到后惊讶道：“阁下便是赵王？”

“不错，我就是赵雍。”回答的话语中透出一股不世豪气。

白轸看到赵雍似乎暂时还没有杀白起的心思，马上叫白起道：“小起，快谢过赵王免你不敬之罪！”白轸想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以解他们白家之困。

然而，白起却丝毫不领情：“我们秦人，不需要赵人怜悯。赵王，你现在就可杀我，我不想欠你这份情。今日你若不杀我，日后我必让你们赵国知道侮辱我们秦人的代价。”

对于白起的挑衅，赵雍竟然报以仰天大笑：“啊哈哈……我越来越喜欢小兄弟了，你若跟随我，必可创一番大业。”

白起针锋相对道：“我白起只为秦国而战，让我为你们赵国效力？妄想！”

赵雍道：“白起？好，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小兄弟，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因为秦国总有一天是我的，整个天下也迟早会属于我，更何况是你。”

白起却道：“不会有你讲的那一天，你若侵犯我秦国，我要么作为军人战死，要么将你赵国彻底打败，没有其他可能。”

“我赵雍想做的事情便一定能办到，我就是要你跟随我，真心听命于我！”赵雍说完便单手一把将白起抓到自己的马背上。白起只感到赵雍的手臂孔武有力，自己丝毫没有反抗余地。

白轸看到连忙哀求道：“赵王，我就剩这一个儿子了，求你看在我这可怜的父亲面上，将小儿还给我吧！”

赵雍回道：“放心，我不会杀你儿子，只想留他在我身边，你若不从，我立马杀了他！”

白轸听到这里也没法子，暂时父子分离总比白起丧命要来得强。可白



起却不甘心受缚，拼命挣扎，并连声喊到：“放开我，放开我，白起宁死！”

赵雍不露声色，却暗中使力擒住白起，使他根本无法挣脱。

赵雍此时对白轭道：“你回去告诉你们秦国之人，榆中之地你们秦国守不住，被林胡人夺了去，大失我天下诸侯的威仪。但我赵国铁军血战力败林胡，已夺回榆中，如今榆中已经是我赵国的领土，你秦国若是不能，大可与我赵国开战，我赵雍奉陪到底。但这土城方圆十里范围之内我赵国决不涉入，因为这是你儿子用自己的血气换回的尊严，这片土地秦国从未失守。告诉你家主将，我赵国不惧与你秦国开战，让他好自为之。”说完，赵雍摆了一下手，旁边军士牵过来一匹马。“此马送于你，可助你回秦国边塞。你儿子我会好生照料的。”赵雍说完便策马领军向北而去。

白轭因儿子性命在对方手上，无法妄动，只得目送他们离开，此时泪水已经夺眶而出，只能最后哀求道：“赵王，小儿年少无知，日后有冒犯之处，万望见谅！”可此时，赵雍人马已经远去了。白轭在原地呆站了好久都没有离开。

白起被赵雍强迫带走，在草原上过了好多地方，天色已经很晚，赵雍下令扎营过夜。白起被独自绑着囚禁在一个帐篷之内。军士送来食物，他都不吃，誓要与赵雍抗争到底。同时白起在这一日之内遇太多变故，身心已经感到非常疲惫，再加上独自一人被关在帐篷内，夜半时已感到困意袭人，眼睛忍不住慢慢闭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一股阴森寒意，那是……杀气。自身的警觉已经让白起睡意全无，睁大眼睛注视周围。果然有一人进帐，看这身型应是一年少男子。那男子拔剑时，稍许光亮由剑身反射到脸上。不出白起所料，来人正是赵国太子赵章。

“果然是你，你是来杀我吗？”

“白起，你让我在父王和众将面前丢尽脸面。更可恨的是，父王不杀你，你竟然还摆起谱来。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你不过是我随时都可以碾死的蝼蚁，明白吗？”赵章得意道。

白起拼命站起身来，但双手后绑着，根本无反抗之力，只是逞强反讥道：“我看你们姓赵的人也只配这样和我交手，想杀我尽管放马过来吧！”

赵章被白起一激，更是愤怒：“我讨厌的就是你那副目空一切的嘴脸，不过很快你就只能到阴间去摆你的臭谱了，受死吧！”

正当赵章要动手时，白起已经先动，用头猛撞向赵章，将赵章撞倒，自己马上向帐外跑去，他一出帐外便发现守卫已经全被赵章支走了，此时



白起明白赵章是铁了心要将自己除去。由于身体被缚，白起跑得不快，很快便被赵章追上。白起只感到身后有剑锋寒气，马上一个侧身，这一剑没有被砍实，只是一点擦伤，却把绑住双手的绳子砍断了。白起连忙回身，面对赵章，可赵章利剑已经向白起胸前刺来，白起根本避无可避，不惜以血肉之手握住剑身，阻止这致命一击。此时赵章哪里肯留手，死力将剑刺下去。白起双手根本阻不住锋利宝剑，剑头插入白起右胸。此时可谓命悬一线，求生的本能让白起双手绝不松开，稍许阻缓了剑刺的力道，不然自己早已经被剑贯体而过。此时白起好恨，好恨自己竟然死于一个卑劣小人之手。

然而命运真是奇特，就在白起以为自己必死之时，一件硬物击中赵章右手，赵章被硬生生振开。这一幕让白起和赵章想到出手之人必定是那卢源宏，只不过这次击中赵章右手的是一颗小石子，要不然赵章的右手都可能会报废。这一石之力已经非同小可，赵章右手瞬间便已受伤，渗出血来。

赵章恼羞成怒，吼道：“卢源宏，你这个奴才，竟敢伤及主人，反了你！”

卢源宏默不作声，但旁边一阵比赵章怒吼更洪亮的声音让周围之人都为之一颤：“你这个逆子，竟敢滥施私刑，眼中可还有我这个君父！”

赵章吓得连忙跪倒在地：“父王，不是我要自行其是，只是这白起太过目中无人，几番对父王不敬，孩儿看在眼里，怒在心中，就是替父王咽不下这口气啊！”

“阿章，你口口声声父王、父王，但你可曾真心听过父王之言。身为男儿应当如何自处？这次分明是你怨恨白起让你在众人面前丢了丑，想伺机报复于他。你有恨于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可以堂堂正正、公平决斗一次，生死无愧。可你现在竟然乘人之危，行小人之道，根本没资格做我赵雍的儿子，你给我滚！”赵雍的话语中已隐隐透出他那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旁边跟随赵雍而来的众人以及卢源宏都跪下求情道：“太子年少无知，望大王从轻发落。”此时，白起已经拔出插入自己右胸的剑，鲜血立时喷涌而出。白起马上感到一阵眩晕，失去知觉倒了下去。赵雍马上接住了白起，喊道：“快传军医，一定要救活他！”

旁边的众人此时竟然发现，赵雍的眼角流出了泪水。赵王竟然为一个敌视赵人的秦人流泪，还暗暗自语道：“小兄弟，你一定要挺过来！为何……为何我的儿子就没有你那样的风骨呢？唉……”

白起在迷惘中，不知道度过了多少时日，终于有点清醒过来，他隐约感到有个女子在照顾着他，那女子照顾得无比周到，让从小没有经历过母爱、只过着军营生活的白起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温柔。起初，由于意识模糊，那女子的脸庞看不清楚，但随着自己意识的恢复，那女子的脸庞越来越清晰，越是清晰越是发现眼前的女子虽身着素装却仍掩饰不住那超凡脱俗的容貌，俨然是一名绝色少女，其年纪应稍大于自己。白起心中涌动着一股异样的感觉。

白起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姐姐，此处是何地？”

“这里是赵国代郡的北地军户边邑。”

“那姐姐是……”

“我父亲生前曾是此地医官，我自小便跟着父亲，为军士及军户家眷医治伤病，如今我也是一名医者了。”

白起看了看周围，果然发现自己与这少女正身处一个军帐之内，便道：“原来是姐姐救我性命，我该好好谢过姐姐大恩。”白起正想起身行礼，但马上牵动伤口，疼痛非常。

那少女连忙道：“快躺好，这次你能拣回性命已属万幸，定要好生休养。”

不知为什么，生性倔强的白起此时竟然立马顺从，道：“我听姐姐的，小起的命既然是姐姐救的，我定然听姐姐的话。”

“这就对了。乖，听姐姐的话，好生休息。”说话间，少女已经给白起换好药，并将被子给白起盖好。白起只感到身体内顿时升起一股暖意，心里美滋滋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甜甜微笑。

这时一个与白起年纪相若的少年男子进入到帐篷道：“孟姐姐，李大哥的病又犯了，你去看下吧。”

那少女回道：“好，我马上去。这个小兄弟伤重，你帮我照看下，我去下就回来。”

那少年男子答应道：“好的，这里交给我，你放心吧。”

那少女起身对白起道：“我去去就来，记住别乱动，你有什么需要吩咐他就行了，他叫王毅。”然后便出去了。

此时白起感到似乎有些若有所失，有点怨王毅打断了他们。王毅在他身边坐下来道：“放心，孟姐姐教过我医道，你不会有事情的。对了，还不知道你姓名呢！”

“我叫白起，是秦国人。”



“秦国人？这里可不多见。这里是赵人和胡人的杂居地，我父亲是赵人，母亲是胡人。在这里的兵户中有很多人具有胡人血统。”王毅说完，又连问道：“你一个秦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白起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感慨万千，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到底自己就是一个被掳掠来的人口。这时又进来一个男子。王毅连忙起身向他行礼道：“卢大哥，你来了？”

来者正是卢源宏，他问道：“王毅，这位小兄弟伤势如何了？”

“放心吧，卢大哥，孟姐姐讲过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只要安心休养，马上就可下来活动了。只是这几天苦了孟姐姐，为了给他医治好几晚没睡好了。我自己照看了没几时就会感到疲惫不堪，更何况孟姐姐一个女儿家。”

白起听到这里越发感激这个姓孟的姑娘，心中对她的好感也更多了一分。

卢源宏走到白起床前坐下道：“小兄弟感觉如何？”

白起回道：“我无大碍。不管怎样，我要感谢大哥救命之恩！”

卢源宏笑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对了，赵王呢？他将我掳来，究竟意欲何为？”

“小兄弟，你放心。我家大王对你绝无恶意，只不过是欣赏你的胆气，本想带你回来，想办法收为己用。但出了这事，大王已经放弃这个念头了。再者，大王感到对你有所愧疚，本想亲自来向你赔罪，但有急务要处理，人已离开，所以让我代为转达对你的歉意。小兄弟，我代我家大王向你深深致歉。”卢源宏说话间起身向白起缓缓躬身行了一个大礼。

白起连忙道：“卢大哥快别这样，你是小弟救命恩人，哪能让你为我行如此大礼。我们秦人向来快意恩仇，以前不愉快之事已经过去，你我不要再提了。”

卢源宏笑道：“小兄弟为人确实爽直，怪不得我家大王对你如此看重。你放心，大王有令，你伤好之后就可送你回秦国。”

白起问：“赵王真肯不记我对他不敬之事而让我回去？”

卢源宏回道：“小兄弟，我家大王也是磊落之人，脾性真的和你太像，所以才想留下你。我是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不好当着大王的面说破。”

白起接道：“话说回来，赵王确有英雄之气。只可惜我身为秦人，不可能为他效力。”

“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放心，赵王明白你的心意，你伤好，我便亲自送你回秦国。”